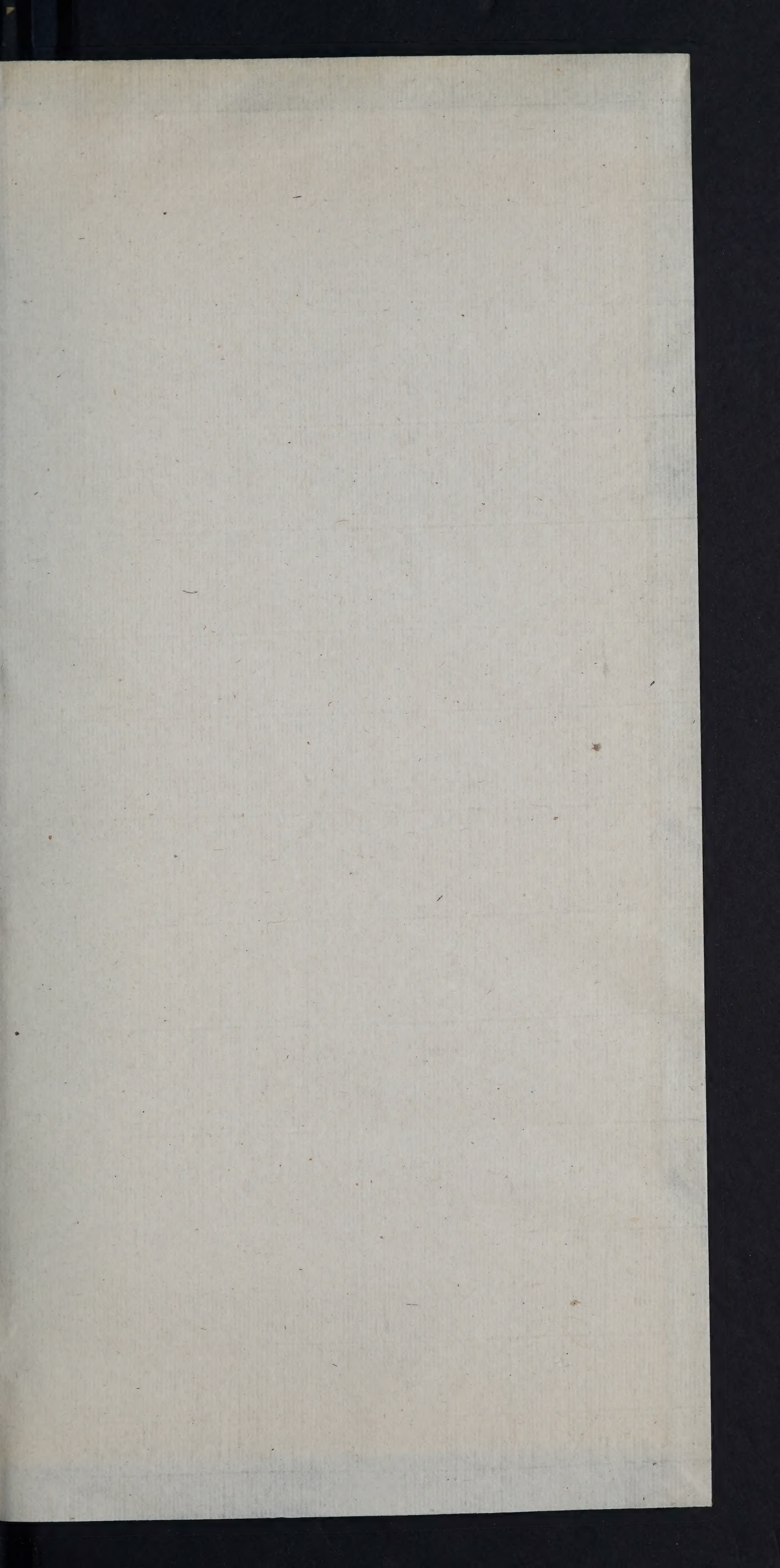








明 孫鑛評 仁和 吳弘基箋

禹貢

箋云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是篇有貢有賦而獨以貢名者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貢夏后氏田賦之總名今文古文皆有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大禹分別土地以爲

冀州貢

九州。奠定山川。以別州境。

冀州。冀三面距河。兗河西。雍河東。豫河北。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

既載壺口。經始治之謂之載。經始壺口等。以殺河勢。治梁及岐。梁岐二山。河水所經。治之以開河道。

既修太原。至於岳陽。修。因鯀之功而修之也。覃懷底績。至於衡漳。覃懷。平地也。洪水懷山襄陵。禹地致功爲難。故曰底績。厥土。惟白壤。冀土皆白壤。

土會之法、從多者論也。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錯、雜也。賦第一等、而錯出第二等。田第五等。賦高於田四等者、地廣而人稀也。恒衛既從、大陸既作。恒衛二水名。大陸曰無山阜可耕治者。島夷皮服。以皮服來貢。夾右碣石入於河。貢賦之來、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碣石在右。轉屈之間、故曰夾右。

濟河惟兗州。兗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距河。九河既

簡潔作二
河者非

道。九河、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絜、鉤盤、鬲津。其一爲河之經流也。雷夏旣澤。澤中有雷神、鼓其腹則雷鳴。洪水橫流。不能受水。治而後雷夏爲澤。

灉沮會同。灉沮二水名。會同。合而一也。桑土旣蠶。是降丘宅土。蠶性惡濕。水退而後桑土可蠶。兗地宜桑。後世之濮上桑間可驗。兗地卑。水害時民依丘陵爲居。至是始得下居平地。厥土黑墳。厥艸惟繇。厥木惟條。墳。土脉墳起。繇。茂。條。長也。厥田惟中

青州貢

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田第六等。賦第九等。貞。正也。兗賦薄。言君天下者。以薄賦爲正。兗被水尤劇。今水患雖平。而卑濕沮洳。未必盡去。十三載賦同他州。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兗宜漆宜桑。故貢漆絲。篚。竹器。織文。非一色。錦綺之屬也。有貢又有篚。貢物入於篚也。

浮於濟漯。達於河。帝都冀。都三面距河。兗之貢賦達河。則達帝都矣。

海岱惟青州。青州之域。東至北海。西南距岱。嵎夷旣

略。嵎夷。今登州。畧。爲之封畛也。濰淄其道。濰淄二
水。其道。水循其道也。上言既道。禹爲之道。此言泛
濫既去。水得故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海涯之地。
廣潟而斥鹵。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田第三。賦第
四也。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鈆松怪石。萊
夷作牧。厥篚檿絲。鹽。斥地所出。絺。細葛。畎。谷也。岱
山之谷。作牧者言可牧放。夷人以畜牧爲生。檿山
桑。其絲堅韌中琴瑟之絃。浮於汶。達於濟。不言達

徐州貢

河者因於兗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西不言濟岱之陽濟東爲徐岱之北濟東爲青言濟不足以辨故畧之也 淮沂其乂 淮沂二水徐之川莫大於淮〻乂則自泗而下可知徐之浸莫大於沂沂乂則自沭而下可知 蒙羽其蓺 蒙羽二山蓺者言可種蓺 大野旣豬 大野澤名水蓄而復流謂之豬 東原底平 東原漢東平國底平者水患已

去。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土黏曰埴。土性黏膩細密。故可埏埴爲器。漸包。進長叢生也。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田第二等。賦第五等。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徐土雖赤。而五色之土間有之。故制以爲貢。羽畎。羽山之谷。夏翟。雉具五色。羽中旌旄。孤桐材中琴瑟。浮磬。石露水濱。若浮於水焉。不謂之石成磬而後貢也。纖縞皆繒也。各有所産之地。非他

處所有。故詳其地而使貢。浮於淮泗。達於河。泗之上源自泲。亦可以通河也。

淮海。惟揚州。揚州之域。北至淮。東南至於海。彭蠡既豬。彭蠡。鄱陽湖也。陽鳥攸居。陽鳥。隨陽之鳥。鴈也。澤水既豬。洲渚既平。禽鳥亦得其居止。三江既入。松江下七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併松江為三江。震澤底定。具區之水多震而難定。底定。不震蕩也。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

惟喬。厥土惟塗泥。篠箭竹。簜大竹。敷布也。水去竹
已布生。少長曰夭。喬高也。塗泥下地多水。其土淖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田第九等。賦第七等。
雜出第六等也。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
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三品。
金銀銅。瑤琨玉石名、可爲禮器。篠材中矢之笴。簜
材中樂之管。齒革成車甲。羽毛餙旌旄。卉服葛越
木綿之屬。織貝錦名。包裹也。橘小柚大錫者待錫

冊貢

命而貢。非歲貢之常。沿於江海。達於淮泗。順流而下曰沿。

荊及衡陽惟荊州。荊州之域。北距南條荊山。南盡衡山之陽。江漢朝宗於海。水道已安。勢已奔趨於海。猶諸侯之朝宗於王。九江孔殷。九江。今之洞庭。九江水道。甚得其正也。沱潛旣道。江出爲沱。漢出爲潛。雲土夢作乂。雲夢。澤名。雲土者。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作乂者。夢之地。已可耕治也。蓋雲夢之澤。地

埶有高卑故水落有先後人工有蚤晚也厥土惟
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荆揚土同故田亦揚
只加一等而賦爲第三等者地濶而人工修也厥
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幹栝柏礪砥砮丹惟箘
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
江納錫大龜　荆貢與揚貢多同杶木似樗可以爲
弓榦栝木柏葉松身砥細密礪麤糲皆磨石砮中
矢鏃之用丹〻砂箘簵竹名楛木皆爲矢匭匣也

菁茅有刺三脊。供祭縮酒。既包而又匣。示敬也。大龜尺有二寸。非可常得。不入常貢。若偶得之。使之納錫於上。

浮於江沱潛漢。逾於洛。至於河南。

踰越也。漢與洛不通。故舍舟而陸。以達於洛。而至於南河。

荊河。惟豫州。

豫州之域。西南至南條荊山。北距入河

伊洛瀍澗。既入於河。

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於洛。四水不相合。而各入河者。犹漢入江。江入海。

而荊州言江漢朝宗於海意同。四水並流。小大相敵故也。滎波既豬。潛行絕河南。溢爲滎。自洛出爲波。導菏澤。被孟豬。菏澤。濟水所經。被。及也。孟豬。孟諸澤是也。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土不言色。其色雜也。玄而疏者謂之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田第四等賦第二等。雜出第一等也。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纊。細綿。磬錯。治磬之錯。錫。非常用。必待錫命而後納。浮於洛。達於河。豫州去帝

都最近豫之東境徑自入河豫之西境則浮洛而達河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 梁州之境東距華山之南西據黑水

岷嶓既藝 水去不滯岷嶓二山已可種藝

沱潛既道 此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

蔡蒙旅平 蔡蒙二山旅平功畢而旅祭

和夷底績 嚴道以西有和川有夷道

厥土青黎 黎黑色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田第七等賦第八等雜出第七第九等也

厥

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璆玉磬。鐵柔鐵。鏤剛鐵可以刻鏤者。磬石磬。織皮者山獸之皮。製之可以爲裘。毳毛織之可以爲罽也。西傾因桓是來。浮於潛。逾於沔。入於渭。亂於河。西傾山名。桓水名。絕河而渡曰亂。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州之域。西據黑水東距西河謂之西河者。主冀都而言也。弱水既西 弱水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涇屬渭汭。涇渭汭三水名。屬連也。漆

沮。既從。漆沮。二水名。既從者。從於渭也。灃水攸同。
灃水出扶風鄠縣終南山。東至咸陽入渭。同者同
於渭也。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於鳥鼠。荊岐。二山
名。惇物。在扶風武功縣。鳥鼠在隴西首陽縣。舉三
山而不言所治者。蒙上既旅之文也。原隰底績。至
於豬野。治水成功。自高而下故先言山。次原隰。次
陂澤也。三危既宅。三苗丕敘。三苗已既可居。三苗
於是大有功敘。厥土惟黃壤。黃土。正色。雍土黃壤。

其田非他州所及。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中。田第一等。而賦第六等者。地狹而人功少也。厥貢惟球琳琅玕。球琳美玉。琅玕石似珠者。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於渭汭。雍之貢道有二。東北境自積石至於西河。西南境則會於渭汭。織皮崑崙析枝渠搜。西戎即敘。三國皆貢皮衣。故以織皮冠之。皆西方戎落。故以西戎總之。

孫鑛曰。以上分九州平敘。以下就水路串敘。亦是

一方一員法。前半子虛所祖。後半上林所祖。有北西南三嶽而無嵩岱兩嶽。想以地高阜治水不由故。

導岍及岐。至於荊山。逾於河。壺口雷首。至於太岳。厎柱析城。至於王屋。太行恒山。至於碣石。入于海。此下隨山也。禹之治水。隨山刊木。所表識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辨疆域。廣博可奠民居。故謹而書之。以見施功之次第。○此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西

孫鑛曰。弱水往西行。不入中國。黑水南行亦然。

傾朱圉鳥鼠至於太華熊耳外方桐栢至於陪尾此北條河南境之山也導嶓冢至於荊山內方至於大別此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山形如冢故謂之嶓岷山之陽至於衡山過九江至於敷淺源此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導弱水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此下濬川也山水皆原於西北故爲叙山叙水皆自西北而東南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於

底柱。又東至於孟津。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洚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海。河上播而為九。下同而為一。其分播合同。皆水勢之自然。禹特順而導之耳。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於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於海。水之經歷隨地得名。謂之為者。明非他水也。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東迤。北會為匯。東為中江。

孫鑛曰。四瀆有漢。則濟并入河。有濟則漢并入江。惟淮徑入海。然其流不長。故以言水之大者曰江河。

入於海。沱江之別流於梁者也。雖言道言會者。水也。言至者。或山或澤也。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於河。溢爲滎。東出於陶丘北。又東至於菏。又東北會於汶。又北東入於海。流水。濟水也。發源爲沇。既東爲濟。濟水歷鄉公臺西南入於河溢滿也。復出河之南。溢而爲滎。濟水伏下。勢疾能入。泝穴地流。注顯伏。

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禹只是桐柏導之耳。

導渭自鳥

鳥鼠共雌雄同穴兩處此以名山

鼠同穴東會於灃又東會於涇又東過漆沮入於河謂水出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禹只是鳥鼠同穴導之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於澗瀍又東會於伊又東北入於河洛水出冢嶺山禹只是熊耳導之耳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總結九州四海水土無不平治也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水火金木土穀六者大治土者財之自生庶

孫鑛曰、前敘水土事已盡矣。復出五服、亦是一貢一書法。

土不止穀土矣、土賦或及於四夷。田賦則止於中邦。故曰成賦中邦、錫土姓。錫土立國。錫姓立宗。祗台德先。不距朕行。水土平。田賦定。諸侯建。治功成。此時惟敬德以先天下。則天下自不能違越我之所行也。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畿內地。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蓋量其地之遠近。而爲納賦之輕重精粗也。此分甸服五百里而爲五等也。五

內五百里
外二百里

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侯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此分侯服五百里而爲三等也。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漸遠王畿、取撫安之義曰綏。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此分綏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服去王畿已遠、皆夷狄之地。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荒

服去王畿益遠。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振擧於此。而遠者聞焉。謂之聲。執範於此。而遠者效焉。謂之教。上言五服之制。此言聲教所及。蓋滋制有限而。教化無窮也。水土既平。禹以玄圭爲贄。告成功於舜也。

孫鑛曰。就本色鍛鍊。無浮語。中間山川原野。上田

艸木貢賦等。錯見雜出。不拘板。又間挿以奇字隋句。總讀之。遂覺勢態橫溢。以其寔也。故愈玩愈有味。真是無上神品。

吳弘基曰。初禹治水。隨山濬川。雲華夫人從陰相之。禹駐巫山之下。大風卒至。崖谷振損。力不可制。遇雲華夫人。拜而求助。夫人受禹策召鬼神之書。因命其神狂章虞餘黃魔大翳庚辰童律巨靈神等。助其斬石疏波决塞導阨。言出玉虛子

金堅曰。今日讀禹貢。與古大不侔矣。然貢。賦。不。同。山。川。不。改。明明禹德。天下佩之。忽怠也哉。○又曰學士不知四方分寸。輒高談域外。詰以物產珍錯。則又昏昏莫辨。禹貢數千言。固知爲學士必備之觀也。

禹貢終

史拾衆斷

布通録

希通録目終

史拾衆斷希通錄

宋 蕭參　明 朱日曜訂閱

書名曰希通者。蓋取范寗云。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嘉定癸未通岩居士識

盟誓

誓詛盟詛切切然恐其下之不我信。至於假天地神明以誘之。亦甚費力矣。如堯舜時。都俞吁咈四字成

就天下無限大事二典三謨寂寥簡短則知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信盖德不可及此

坑儒

李斯曰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敢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中尉雜燒之則是天下之書雖焚而博士官猶有存者惜乎入關收圖籍而不及此竟爲楚人一炬耳前輩嘗論之但坑儒一事未有究極之者僕按史書所坑特侯生盧生四百六十餘人非能盡坑天下

儒者爲其所坑又非儒者何以知之始皇三十二年使盧生求羨門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又盧生入海還因奏録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蒙恬發兵三十萬北伐匈奴起臨洮築遼水又盧生說始皇曰日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避惡鬼惡鬼避眞人至顛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始可得也其後建阿房宮千間萬落必自此言發之觀此二事皆盧生等㨾其惡又從史之特方技之流耳豈所謂

儒者哉始皇因封禪之議謗曰紛紛已懷殺意及其
一怒而坑之或者天理之不容方其求藥海上也則
挾童男童女以行皆取於民間奪其無告之孫肆厥
不軌之狀如今所謂妖教其中死無辜者多矣此一
罪也因亡胡之讖與北伐之師築長城斷地脈南北
生靈因是役而死者不可勝算骸積如山血流成川
調發頻仍剝及閭左原始要終誰生厲階此二罪也
獻避鬼之術覲真人之來咸陽宮觀二百七十複道

相連有言其所幸之處者罪死梁山之上其語一泄時在旁者盡殺之自是莫知上之所在卌三罪也有一於此罪不容於死況兼有之以四百六十餘人之坑償萬民之命良不爲過天網恢恢疎而不漏真可畏哉始皇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廉問或爲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按問諸生傳相告引僕亦信盧生非吾儒中人況始皇自謂尊賜甚厚豈非如前三者方術圖讖之

類。有。以。中。其。欲。歟。尊賜之初。不。名。其。誦。孔。子。之。言。以。進。古今相承。皆曰坑儒。蓋惑。于。扶蘇之諫。扶蘇曰諸生皆誦法孔子。皇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嗚呼。若盧生者何嘗誦法孔子。自扶蘇一言之誤。使儒者蒙不韙之名。自我一洗。亦萬世之快也。不然。若兩生四皓伏生之流。鴻飛冥冥。弋人何慕。肯搖舌鼓吻。自投於陷穽哉。僕故曰盧生四百六十餘人。皆方伎之士也。天。下。之。大。所。謂。儒。者。固。不。止。此。其。坑。之。者。此。

而已矣。有道之士。秦不能坑。火德一炎。兩生以講禮聞。四皓以羽翼之功聞。伏生以口授古書聞。豈非天奪其魄。留此數公以見吾儒不可磨滅。而明好惡。小人終不能爲常久計。商君以變法禍秦。竟遭車裂。盧生等以方技禍秦。坑於咸陽。其罪等也。夫其式者。假手於秦歟。商君裂矣。盧生坑矣。而秦以不祀。柳自相擠陷之明報。而禍深之道。爲不偏矣。僕甚惡坑儒之名。故論其顛末云。

吳弘基曰坑儒一案。鮮不爲措大寃之。焉。始皇恨之。浮此博洽之言。證據洗發。可謂辛矣。然反爲秦始除一罪條。柰何。

居士

本朝以居士稱者實繁。即孟子所謂處士也。六經中惟禮記玉藻。有曰居士。錦帶。注道藝處士也。居士之稱昉乎此。

左傳燭之武見秦伯曰。若舍鄭以為東道。主。史紀鄭使謂秦穆曰。君何不解鄭。得為東道。後漢彭寵傳。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代為北。道。主。人。今世專以主人為東道。古人各指其地之所向而言之。

老物

俗斥下長者為老物。實非惡語。人亦物也。故曰人物。況六經中已有之。周禮籥祭章蜡。以。息。老。物。



希通錄終

叢文

夏小正　闕名

時訓　周書

潮汐　宋王清臣揮麈錄

本命　家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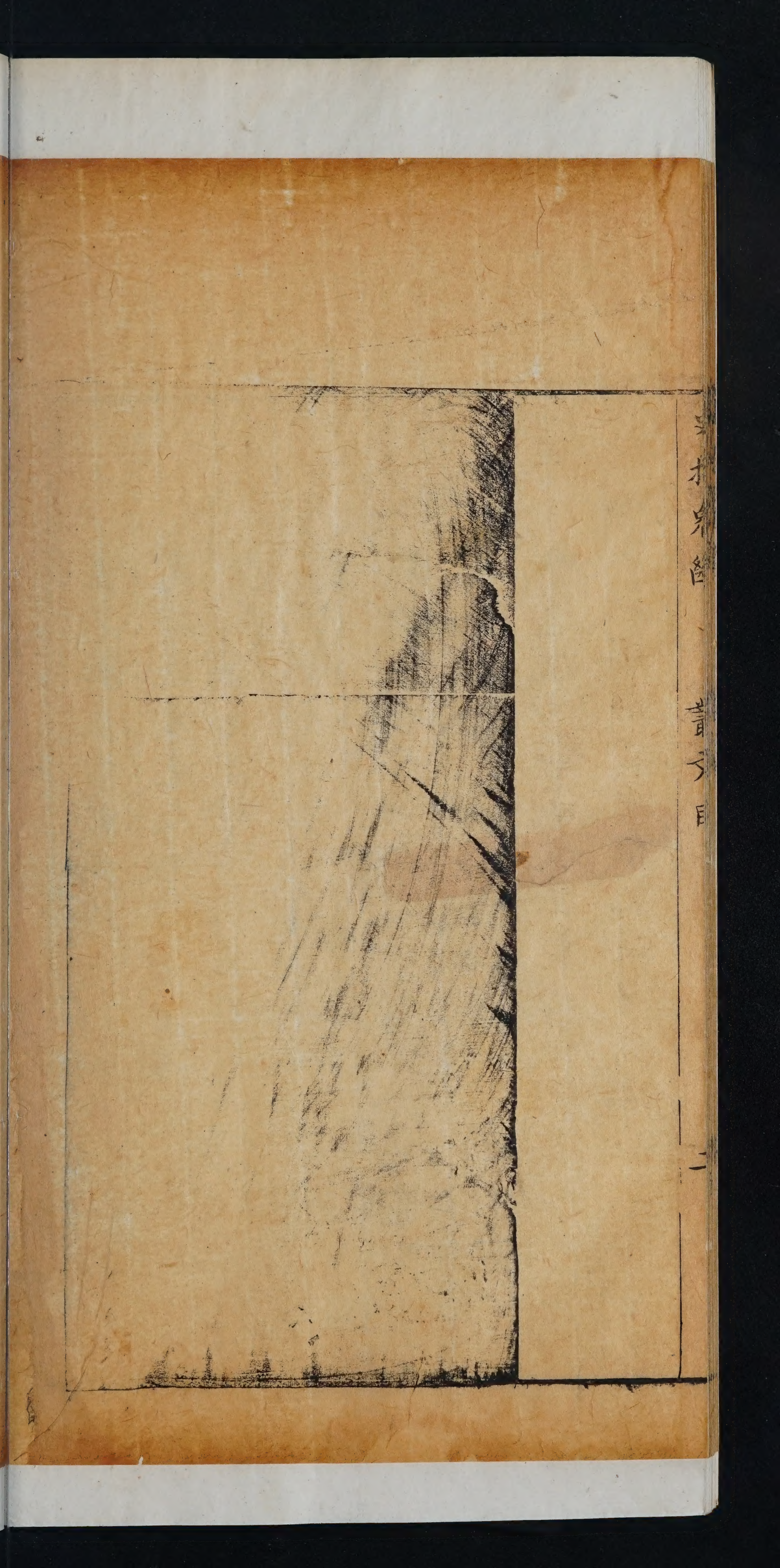
觀鄉射　家語

五儀　家語

置閭　家語

儒行　家語

叢文目 終



史拾衆斷　叢文

明　仁和　吳弘基

盛朝　全集

經原　暇錄闕名

帝王世紀曰庖犧氏作八卦神農重之為六十四卦黃帝堯舜引而伸之分為三易至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文王廣六十四卦著九之文曰周易王弼虞翻韓康伯孔穎達及淮南子皆云伏

儀已重為六十四卦。乾鑿度亦曰庖犧氏畫為六十四卦。文王作爻辭。周公作彖辭。鄭氏則曰神農重卦、蓋本世紀之言、司馬遷揚雄言文王重之、非是辭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因時重之、爻在其中、脉其文義、為伏犧分曉。觀十三卦制作其重卦為皆文王前。如神農耒耜之教。蓋取諸益之類。昭然可證。至於卦辭。則。作於文王。爻辭作於周公。馬融釋經陸績序太玄、及鄭並依此說。若以爻辭為文王。則辭多文王後事。

明夷。六。五。可。見。韓宣子聘魯見易象。乃嘆周公之德。則文辭爲周公作矣。孔。子。十。翼乃上下彖上下象上繫言、說卦序卦雜卦、班固亦云十翼作於孔子、或疑春秋傳穆姜之筮、得文言、是時未有孔子、安得孔子作。或曰此左氏之繆、或曰古有是語、孔子用之

孟子、春秋天子之事、葉石林謂春秋不特天子之事、乃天之事也、蓋天子僅可賞罰一時之諸侯卿大夫。時王之得失、諸得而治之。故曰春秋爲天子之事。天

陳仁錫曰、聖人緣事直書、今當時無獲麟之事、筆亦未絕、豈配擬如此拘失之鑿洵矣、

有四時嘗以春夏刑以秋冬既因魯史之舊每年必書春夏秋冬石林謂自隱至哀凡十二公以象天之十二月謂十二為天之天數是矣但以二百四十二年象天之二十四氣則失之鑿春秋惟桓公以不義得國經於四年七年闕秋冬十四年十七年或書夏不書月或書月不書夏桓公惟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書王餘並不書王以著桓之不知有王然桓之薨王乃使榮叔錫之命此為不當故春秋王不書天削

天字以示貶其餘如書求金求車之類直書而不怒

深時王之失此非天子之事而何

平王東遷而雅亡齊桓霸而王風亡楚莊霸而諸侯

國之風皆亡讀隱公之春秋見王迹熄而天下爲五

霸矣讀定哀之春秋見霸迹熄而天下爲戰國也呂

東萊云春秋之時堯舜禹湯文武之澤幾絶而僅存

戰國秦漢之風方生而未艾此正是世變接頭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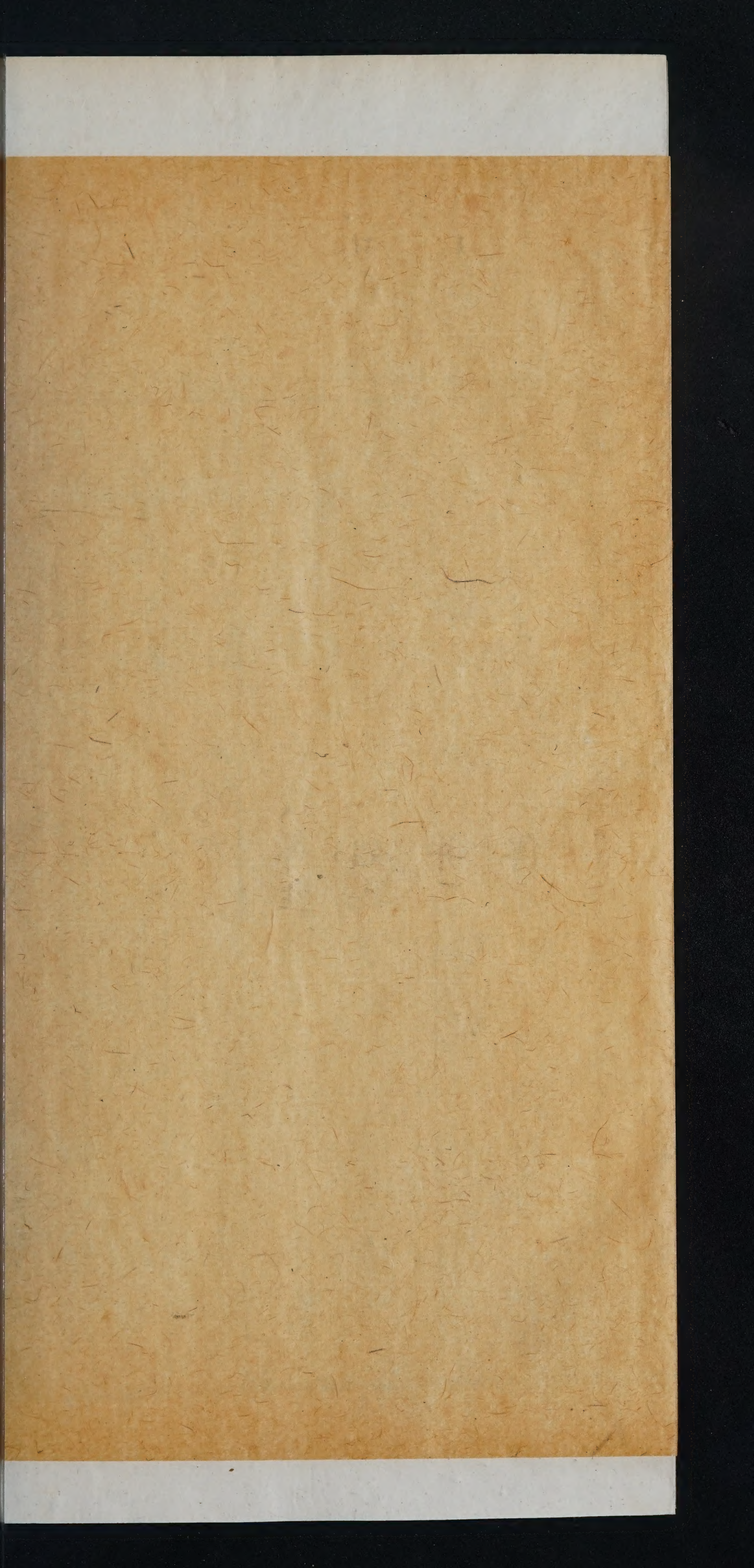
夫子定書乃以秦誓繼於帝王百篇之後其或繼周

者。百。世。可。知。也。夫子固已知周必秦矣。

周禮儀禮並周公作。儀禮三百。即周禮。威儀三千。即儀禮。周禮遭秦。藏於山岩屋壁得不亡。漢武帝時有李氏者獲之。以上河間獻王。獨缺冬官。千金訪求。不得。補於考工記。奏上秘省。時儒以為非是不行。即藝文志周經六篇是也。至劉歆始識。以為太平之迹。乃立學官。在三禮中最晚出。康成注。

孫鑛曰。讀經史不可無此細心。層層披剝。聖人制

文義例可以釋然矣。



五帝非官天下

宋吳枋野乘

說苑載鮑白令之對始皇曰天下官則讓賢家則世繼故曰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爲家今觀帝王世紀云黄帝次妃女節生少昊則少昊乃黄帝子也是傳位與子自黄帝始而非起於夏禹家語五帝德及書序注史顓帝紀并通曆皆云顓帝爲昌意子則亦黄帝孫也是少昊傳位於姪史記家語皆云帝嚳祖元囂父蟜極又高辛紀注書序注與帝王世紀

載嚳爲黃帝曾孫則顓帝傳位與從姪大戴禮并史記云帝嚳下妃生摯則高辛又傳位於子高辛次妃慶都生堯則摯又傳位與弟史記并舜典疏以舜爲黃帝八代孫則堯傳位與五世姪孫前漢律曆志載顓帝五世生鯀則舜傳位與六世祖之從兄弟如是則五帝亦可謂之家天下令廻五帝之上而觀之禮記注云女媧承伏羲而淮南子覽冥訓注古天子姓風則亦伏羲之子孫也禮記國語皆云炎帝少典之

子而家語與史記云黄帝有熊國君少典之裔子國語又云黄帝炎帝之弟則二君同是少典之子以此而觀家天下之制其来遠矣或曰夏之十七君皆姓姒商之三十君皆姓子周之三十七君皆姓姬非如五帝之異姓曰不然五帝之時世變不同人各自爲一姓故黄帝姓公孫而少昊黄帝子也改姓己顓帝亦黄帝孫也乃姓姬堯寄於伊長孺家從母所居故姓伊耆舜生姚墟故姓姚稷契與堯同父兄弟也

而稷姓姬。契以簡狄吞玄鳥卵而生。故姓子。若以異
姓而論。謂皇帝與少昊非父子。而堯與稷契非同父
之兄弟可乎。或曰家以傳子。令五帝獨黃帝高辛
傳位於子。少昊顓帝皆與姪。而摯則與弟。蓋已非傳
子矣。堯傳之曾姪孫。而舜又傳之同六世祖之從兄
弟。服紀尤爲差遠。曰不然。長子考監明旣以罪死。而
放齊固嘗薦次子朱啓明矣。堯未嘗不欲傳之子。奈
何朱之不肖。不足以嗣位。堯則擇同宗之姪孫而授

之舜亦不敢遽然以爲君。而猶避朱於南河。舜亦未嘗不欲傳之子。奈何商均之不肖。不能以繼緒舜。則擇同宗之從兄弟而傳之。禹亦不敢冒然以爲君。猶避商均於陽城。堯舜豈以異族而授之天下哉。且如商之外丙。傳弟仲壬。仲壬傳姪太甲。太甲傳弟雍己。祖辛傳弟沃甲。沃甲傳姪祖丁。祖丁傳堂弟南庚。南庚傳堂弟陽甲。祖庚傳弟祖甲。廩辛傳弟庚丁。而周懿王傳弟孝王。康王傳弟定王。則商周亦有傳弟

姪。者。其後如漢惠帝傳弟文帝。昭帝傳姪孫宣帝。成帝傳姪哀帝。哀帝傳從弟平帝。東海殤帝傳堂兄安帝。若沖帝傳質帝。質帝則同高祖之從兄弟。質帝傳桓帝。則又同五世祖之從姪。比之舜禹。蓋無異也。○且以祭法觀之。周則祖文而宗武。商則祖契而宗湯。夏則祖顓帝而宗禹。而舜則祖顓帝而宗堯。若舜禹異姓之。國奚必宗堯。哉。蓋曰弟曰姪曰姪孫。既皆吾之族屬。而謂之非家天下不可也。

孫鑛曰、千年隔緒。心手了然。如此明快的是史才。



辛壬癸甲

兼明書

史記云禹辛日娶妻甲日生啓明曰司馬遷約尚書之文而爲史記其於經義多不精詳按虞書益稷篇云予創若時娶於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孔安國曰禹言我懲丹朱之惡如此故辛日娶塗山氏之女甲日復往治水復往之後而啓生焉啓生之後或從東徃西或從南徂北經過其門聞啓泣聲而不暇入子愛於啓以其水災未去唯

大度水土之功故也。而馬還以塗山之女。聘禹之後。四日之内而生啓。故聞其呱呱泣聲而不入愛子。其不近人情。一至於此。且禹所以言此者。以已勤於治水而不顧其家。不私其子。所以能成大功耳。若馬還之意。是禹疑其妻。而惡其子。何勤勞之有焉。

陳仁錫曰。辯得詳雅。曉人不當如是耶。

三代世表 漢褚少孫答張夫子問

張夫子問褚先生曰詩言契后稷皆無父而生今案諸傳記咸言有父父皆黃帝子也得無與詩謬乎褚先生曰不然詩言契生於卵后稷人迹者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須人而生柰何無父而生乎一言有父一言無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故兩言之堯知契稷皆賢人天之所生故封之契七十里後十餘世至湯王天下堯知后稷子孫之後王

也。故益封之百里。其後世且千歲至文王而有天下。詩傳曰湯之先爲契無父而生、契母與姊妹浴於玄丘水、有燕銜卵墮之、契母得故含之、誤吞之、即生契、契生而賢。堯立爲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茲茲益大也。詩人美而頌之曰。殷社芒芒。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者。質。殷。號。也。文王之先爲后稷、后稷亦無父而生。后稷母爲姜嫄、出見大人蹟而履踐之、知於身、則生后稷、姜嫄以爲無父、賤而棄之、道中、羊牛避不踐也、

抱之山中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鳥覆席食之姜嫄怪之於是知其天子乃取長之堯知其賢才立以為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詩人美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孔子曰昔者堯命契為子氏為有湯也命后稷為姬氏為有文王也大王命季歷明天瑞也太伯之吳遂生源也天命難言非聖人莫能見舜禹契后稷皆黃帝子孫也黃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澤深後世故其子孫皆復立為天

乎。是天之報有德也。人不知以為氾從布衣匹夫起耶。夫布衣匹夫。安能無故而起王天下乎。其有天命。然黃帝後世。何王天下之久遠邪。曰。傳云。天下之君王。為萬夫之黔首。請贖民之命者。帝有福萬世。黃帝是也。五政明則修禮義。因天時。舉兵征伐而利者。王有福千世。蜀王。黃帝後世也。至今在漢西南五千里。常來朝降。輸獻於漢。非以其先之有德澤流後世耶。行道德豈可以忽乎哉。人君王者舉而觀之。漢大將

軍霍子孟名光者。亦黃帝後世也。此可為博聞遠見
者言、固難為淺聞者說也、何以言之、古諸侯以國為
姓、霍者國名也、武王封弟叔處於霍、後世晉獻公滅
霍公、後世為庶民、往來居平陽、平陽在河東、河東晉
地、分為魏國、以詩言之、亦可為周、世周起后稷、后稷
無父而生、以三代世傳言之、后稷有父名高辛、高辛
黃帝曾孫、黃帝終始傳曰、漢興百有餘年、有人不短
不長、出自燕之鄉、持天下之政、時有嬰兒主、卻行車、

霍將軍者本居平陽自燕臣爲郎時與方士考功會旗亭下爲臣言豈不偉哉

鍾惺曰淵源細察史學之精明者

王會 周書

成周之會墠上張赤帟陰羽天子南面立絻無繁露朝服八十物搢挺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皆絻亦無繁露朝服七十物搢笏旁天子而立于堂上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立焉皆南面絻有繁露朝服五十物皆搢笏爲諸侯之有疾病者阼階之南祝淮氏榮氏次之皆西南彌宗旁之爲諸侯有疾病者之醫藥所居相者太史魚太

按魚太史名及大行

人皆贊相賓客礼仪。要服于比服轉遠，故殊其名，非夷狄之四荒也。孫鑛曰：雖不用而設之敵諸侯也。

行人皆朝服有繁露，堂下之東面郭叔掌為天子菉幣馬，綖有繁露，內臺西面者正北方，應侯曹叔伯舅中舅，比服次之，要服次之，荒服次之，西方東面正北方伯父中子次之，方千里之外為比服，方千里之內為要服，三千里之內為荒服，是皆朝於內者，堂後東北為赤弈馬，浴盆在其中，其西天子車立馬乘，亦青陰羽鳧旌，中臺之外其右泰士，臺右弥士，受贄者八人，東面者四人，陳幣當外臺，天玄歠宗馬十二，三玄

綠。碧。碁。十二、枲方。玄。綠璧。豹。虎皮十二、四方玄。綠璧。

瑛。十二、外臺之四隅、張赤弈為諸、侯、欲、息、者、皆、息、馬、

命之曰文。閭。周公旦王東方所之青馬黑鬣謂之毋。

兒。其守營牆者衣青操弓執矛、西面者正北方稷慎

大麈、纖人前兒前兒、若。獼。猴。立。行。聲。似。小。兒。良夷在

子在子口身人首脂。其腹。炙。之。霍。則。鳴。曰在子、揚州

禺、之魚名解隃冠。發人鹿、之者若鹿迅走。俞人雖馬、

青丘狐九尾、周頭煇羝、煇羝者羊也、黑齒白鹿白馬、

白民乘黄乘黄者似麒皆有兩角東越海蛤歐人蟬蛇蟬蛇順食之美姑於越納口姑妹珍且歐文蜃若人玄貝海陽大蟹自深桂會稽以鼉皆西嚮正北方義渠以茲白茲白者若白馬鋸牙食虎豹史林以尊耳尊耳者身若虎尾長三尺其身食虎豹北唐戎以閭閭以隃冠渠叟以鼩犬鼩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樓煩以星施星施者珥旄十盧以牛牛〻者牛之小者也區陽以鼈封者若彘前後有首規矩以麟麟〻者

其生大中
色黑面光
其堅若鐵

獸也西申以鳳鳥鳳鳥者戴仁抱義掖信歸有德丘
羌鸞鳥巴人以比翼鳥方揚以皇鳥蜀人以文翰文
翰者若皐雞方人以孔鳥卜人以丹沙夷用閵木康
民以桴苡者其實如李食之宜子州靡費費其形人
身枝踵自笑笑則上唇翕其目食人北方謂之吐嘍
都郭生生若黃狗人面能言奇幹善芳善芳者頭若
雄雞佩之令人不昧皆東嚮北方臺止東高夷嗛羊
嗛羊者羊而四角獨鹿邛邛距虛善走也孫竹距虛

菅草堅忍

吳弘基曰小東一句

不令支玄模不屠何青熊東胡黄羆山戎菽其西般吾白虎屑州黑豹禺氏騊駼大夏茲白牛犬戎文馬而赤鬛縞身目若黄金名古黄之乘數楚每牛每牛者牛之小者也匈奴狡犬狡犬者巨身四尺果皆北嚮權扶三目白州北閭北閭者其華若羽伐其木以為車終行不敗禽人菅路人大竹長沙鼈其西魚復鼓鐘鐘牛蠻揚之翟倉五翡翠翡翠者所以取羽其餘皆可知自古之政南人至衆皆北嚮伊尹朝獻商

文簡而峭先秦文鈔録之妙

書不周録中以事類来附湯問伊尹曰諸侯来獻或無馬牛之所生而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必易得而不貴其為四方獻令伊尹受命於是為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鬋文身請令以魚支之鞞口鰂之醬鮫瞂利劍為獻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産里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為獻正西昆侖狗國鬼親枳已闟耳貫胸雕題離

符婁以下十者東夷一越之稱甌鄧以下六者南二別名崑崙以下九者西戎別名空同以下十二者北

丘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紕罽江歷龍角神龜爲獻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略貌胡戎翟匈奴樓煩月氏孅犂其龍東胡請令以橐駝野馬騊駼駃騠良弓爲獻湯曰善

箋云陰鶴也繁露冕之所垂王之玄繚謂之黒組紐之基參方陳幣三所璧皮兼陳也稷慎肅慎也織人東夷別種良夷樂狼之夷發人亦東夷俞人北夷青丘周頭俱海東白民南夷歐人東越姑妹



屬越、且甌在越、若人吳越之蠻、海水之陽、一蠻盈
車自深、南蠻、史林、西南戎、北唐、西北戎、渠叟、西戎、
樓煩北戎、十盧西北戎、區陽、規矩、西申、皆戎也、丘
羌丘地之羌、邑人、在南方、揚方人、戎名、卜人、西南
蠻康亦西戎、都郭生、生、北狄、二名、奇幹、北狄、高夷、
東北夷、獨鹿、西方戎、不令支、不屠何、山戎、東北夷、
般吾、北狄、屠州、狄之別也、禺氏、大夏、西北戎、犬戎、
西戎遠者、數楚、匈戎、北戎、權扶、南蠻、形甚小、白州、

東南蠻、禽人路人、東蠻、魚復、南蠻、倉吾、亦蠻也、

吳弘基曰、布境森峙。叙致廓落。繁簡相御。俱以神行。經之儒潤幽秀者。子史未易以擬也。○韓昌黎畫馬記。先輩謂學考工。似此更爲畫馬藍本較近。

孫鑛曰。論斧斬截。無宋人氣。

周公用天子禮樂　明楊慎丹鉛總錄

禮記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漢儒魯頌閟宮傳遂錄此以解皇皇上帝。皇祖后稷之文。宋儒程頤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論正矣。其事則未之詳考也。魯用天子禮樂。魯之末世失禮也。非始於成王伯禽。明堂位之作。周末陋儒之失辭也。不

吳弘基曰。詳贍委折。是呂東萊一派議論。

可以誣成王伯禽自漢儒傳會之太過宋儒考究之不精使成王伯禽受誣於千載之下冤矣哉昔成王命君陳奉奉以遵周公之猷訓爲言猷訓之大無大於上下之分豈其命伯禽而首廢之哉按呂氏春秋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所謂天子蓋平王也使成王果賜伯禽則惠公又何復請之有其曰天子使史角往報之蓋亦未之許也平王猶不之許而謂成王賜之乎且襄王之世衰亦極矣

猶不許晉文公之請隧。而謂成王不如襄王乎。且伯禽之賢。雖不及周公。然賢於晉文公遠矣。豈肯受之哉。禮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成王既賜。康王又何加焉。此蓋不能自掩其僞矣。然則魯之僭禮何始也。曰著在春秋與魯頌。春秋桓公五年書大雩。雩之僭始於桓也。閔二年書曰禘於莊公。禘之僭始於閔也。僖三十一年書曰四卜郊。郊之僭始於僖也。魯頌閟宮三章首言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

庸無異與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於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皇稷蓋魯自伯禽而下十有八世自僖公始有郊祀而詩人頌之則其不出於成王之賜益明矣故論語載孔子之言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禮記載孔子之言曰杞之郊也祀禹也宋之郊也祀湯也魯之郊禘非禮也當時魯之僭禮不惟聖人非之天下有識者蓋亦非之魯之君臣恐天下議己乃借名於成王伯禽以掩天下

之口。魯之陋儒諂佞。遂作明堂位以文其過甚矣。其無忌憚也孰甚焉。魯頌曰白牡騂剛。白牡。周公之牲也。周公既用天子禮樂。胡為而白其牲乎。白者殷之色也。宋之郊用之宜也。魯人用之不宜也。既不宜矣。用之何義。噫我知之矣。魯之君臣。見宋之郊。必私相謂曰。宋無功於周而且郊。可以魯而不郊乎。於是郊宋之郊。亦白其牲。使後世有王者起。以僭分討魯。則以宋為解。若其果受成王之賜。則遂用周之赤色矣。

元儒許白雲亦嘗考魯郊廟之事不出成王之賜然以程朱嘗引言之終不敢議是敢于非周公孔子而不敢以非宋人也學者膏肓之病也哉

吳弘基曰予讀升菴丹鉛總録博審精訂古今事莫不辨析其於禮樂器數朝廷綱紀尤為刻覈閱史箋次多所採取此實貫道之儒非僅文字之流也

夏小正 闕名

鴈鄉

正月鴈北鄉。先言鴈而後言鄉者。見鴈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其居也。鴈以北方為居。何以謂其居。生且長。

魚負冰

魚陟負冰。陟升也。負冰者。觧蟄也。

農緯來

農緯厥耒緯束也

俊風

時有俊風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也曰合水必爲南風解水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殺必於南風故大之也

豺祭獸謂之祭

豺祭獸謂之祭獺祭魚謂之獻何也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也

小正

何以謂之小正。以小著名也。

萬用入學

二月、萬也者。干戚舞也。入學也者。大學也。謂今時。太舍采也。

鳩言

鳩言。始相命也。

祈麥實

三月、祈麥實者。五穀之先也。故以。急。祈而。記之。者也。

執駒攻駒

四月、始執駒。執駒者。離之。去。母也。報而叙之君也。攻。駒者。教之。服。車也。

來降燕乃睇

五月、燕乙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始出也。故曰來降。言乃睇、何也。睇者、眄也。眄者、視可為室者也。

百鳥皆曰巢。燕言室者。操。泥而。入。人。之。室。也。

斗柄正在上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用此知北斗柄不在當也。

貍子肇肂

七月、貍子肇肂、始也。肂者遂也。言其始遂。

粟零

八月、粟零降。零而取之。非剝也。

陟玄鳥蟄

九月陟叔也玄鳥蟄也先言陟而後言其蟄者陟而後蟄故也

黑鳥浴

十月黑鳥鳥也浴也者謂飛乍上乍下也

養夜

時有養夜養長也箸冰

王狩

王狩十一月王狩者言王之時冬獵爲狩

爾雅云駒不鳥也古今注黑鯉為玄駒

玄駒賁

十二月玄駒賁玄駒者蟻也賁者走於地中也



